

故乡的追忆

□张勇



处可见一丛丛花草及一株株不知名的大树,那是鸟雀的天堂、蝉虫吟唱的歌台。花香鸟语给宁静的院落增添了无限的乐趣。尽管错落的街巷使小镇看起来是那么的 irregular,但乡里人自古养成的爱清洁习惯,使故乡的干净、整洁、卫生远近闻名。

对故乡我记忆最深的是曾经赋予我智慧的学校。故乡规模虽小,却有着自己的小学和中学。小学分成东西两个部分,我们习惯把它叫成东校和西校。中学就是当时市郊很有名的浦南中学(为张堰中学)。三所学校的位置都避开热闹的镇中心,东校顶着小镇的东南端,西校在镇的西端,中学在镇的最北端。三所学校像一个美丽的三角形把小镇紧紧地拥抱在怀里。校舍都由清一色的青砖、黑瓦建成,虽然很简陋,但在绿树的衬托下显得分外幽静和美丽。校园里的朗朗读书声,树荫里的鸟语蝉吟声和远处传来的乌篷船“咯吱、咯吱”的摇橹声,交织在一起,合奏成一曲协调的江南丝竹,乐曲里有着我童年时代的梦想、少年时代的遐想、青年时代的理想。

故乡的景色虽然十分美丽,但令人遗憾的是,她没有作为地方文化遗迹保存下来,她被愚昧和无知切割得支离破碎,她像一枝被人踩在脚下碾了又碾的美丽的玫瑰,已无法辨认。但故乡的石桥、秀水、人家,那宁静,那繁荣,那如诗如画的美景,仍在我梦中依旧!

童年的零食

□王伟英

的顶上,让时间发酵,我们耐心等待美味。

过些天,酸酸甜甜的味道飘散在空气里。奶奶像举行仪式一样,取下钵子,打开盖子,只见糯米微黄,清澈的汤汁轻微晃荡,中间还有个小小的凹陷,似乎我心里也汩汩冒出甜蜜浓香的甜酒酿。奶奶用调羹舀出一口放我嘴里。这是美妙的时刻,我抿紧了嘴巴,让酒酿慢慢在舌头上化开,那新鲜的香甜衬着清幽的香气,恰到好处,丝丝缕缕流进肚子里。我舍不得全部咽下去,甜甜柔柔含在嘴里,感觉它变得越来越稀薄,心里满足得直叹气。

奶奶说,孩子,酒酿要慢慢吃哦,好东西要慢慢品尝才好。

每年端午节,蚕豆收获,放在阳光下曝晒几天,青碧色转成黄棕色。炒蚕豆就成了我们的零食了。每次我都是舍不得吃,把它放在父亲编的小竹篮里藏起来,每天把小竹篮拿出来看一下,实在馋得不行,就拿出几粒嚼得嘎嘎脆,那个香啊。大冬天,把蚕豆放在脚炉的灰上面,盖上炉盖,静静守着。没多久,就听到“噼啪”脆响,诱人的香味传出。打开炉盖,取出豆子,用嘴吹尽灰,放嘴里一嚼,既脆又香。那份等待和乐趣,记忆犹新。

冰棍,当然是夏天的点缀,主要有四分钱的棒冰和五分钱的奶油冰棍,还有一种八分钱的鲜奶冰棍,比较贵,一般舍不得买。至于两角一块的小冰砖,则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。那时妈妈在村办企业上班,有时中午回家,会微笑着拿出个小杯子,里面是两根小棒冰,冒着腾腾白气,有一点点化了。我和弟弟喜出望外,迫不及待放进嘴里,真甜真清凉。可我总是忘了给妈妈吃一口。许多次,记忆中闪过她通红的脸。

烘山芋,是寒冷冬天里的甜蜜。灶上的饭菜已烧好,灶膛里的火还有余温,妈妈早已将几个胖胖的山芋放入柴火中。等灶火基本冷却了,妈妈用火钳轻轻拨开灰烬,小心地钳出两个山芋,放在地上。我们眼巴巴盯着,太烫了,还要等一会儿。妈妈看着我们的馋样,笑着拿起山芋,慢慢剥开外皮,露出奶白的山芋肉,香气四飘,吹一吹,咬一口,软糯甜香。而今,隔着悠然岁月,依旧熟悉而亲切,嵌入生命。

那时冬天有一景,就是爆米花机放在小队的打谷场上,师傅站一边喊着“爆米花”呀!

我们像听见了集结号一般,赶忙回家舀上

大米,拿上几分钱,奔跑过去,排好长队,快活得似一群麻雀。

师傅坐在小板凳上,一手呼啦啦不停拉着风箱,一手扶着摇柄匀速转动黑乎乎的爆米花炉,一会儿正转,一会儿反转。火苗在燃烧,热气在升腾,时光消融中,清甜的米香在酝酿。

“嘭”一声响,一团烟雾腾空而起,小伙伴们捂着耳朵尖叫着,马上又放下双手,盯着那个黑黑的麻袋,但见热腾腾香喷喷白花花爆米花已倾倒在里面。

这是我童年吃得最多的零食,爆一次米花能吃上一个来月。有家境好的伙伴,爆黄豆的、爆年糕的,不过这些对我来说从没想过。我只有吃过一块爆年糕,是人家给的,酥软松脆,带着米香。

随着物质的日益丰盛,我们似乎已没有耐心等待一袋朴实单纯的爆米花了。可每一次,当听见“嘭”的声音,当看见那个熟悉的爆米花机,我会忍不住走过去,买上一袋米花糕,那是我家先生不多的零食爱好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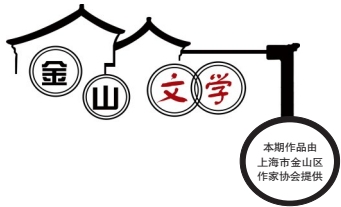
终有一天,那笨拙的爆米花机,会当作一件凝固的记忆,陈列在民俗馆中。

进入八十年代条件日渐好转,村里供销社开的小店物资渐渐丰富。最常盯着的,是杨梅罐子。透明的椭圆形罐子里,杨梅是那么小,红得几乎是黑色了,充满了诱人的酸甜味。杨梅五分钱一小包。我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同学,每月总有那么一次,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分钱、两分钱的凑一起,买一包大家分享。吃杨梅的时候,大家都“啧啧”有声,酸中带甜的味道很回味。舌尖上反复搅着拌着,直到那核硬楞楞地刺痛舌头,才恋恋不舍把核吐出来,核都已呈白色了。

再后来,橄榄、话梅、动物饼干、山楂片、桃酥饼、上海面包、方块蛋糕等,每一样都是美妙无比,每一样都是回味无穷,深入骨髓。

可是现在,那么多的新式糕点、那么琳琅满目的零食,哪一样,能让我们回味再三呢?能让我们念念不忘呢?究竟是什么,改变了我们零食的滋味呢?

时光的列车永不停歇,滚滚向前,曾经孩童时舌尖上的主角和那无上美味,渐行渐远,不会再见,但那些流淌着淳朴味道的美食,永远在记忆里熠熠生辉。



本期作品由
上海市金山区
作家协会提供

一只鸟掠过停车场

□汗漫

一只鸟掠过停车场
不像掠过马场时那样自然、放松。
汽车两侧的反光镜比马耳刺目
车身也没有鬃毛、虫子,可供
搜索觅食。

我在写字楼落地窗前,
偶然看见这一只鸟掠过停车场。
遂想起去年的夏天、伊犁河谷、马嘶、
山坡上擦肩而过的一个女子。

一只鸟引发我内心的动荡
使今天与昨日有了区别——
但那是一只鸟而非一张风中的
废纸吗?
我对自己的视力、判断力有疑虑。

但内心的马场日益明确……
在中年,在上海,要有把废纸
看成鸟儿、
废纸篓看成鸟巢的能力,才能让
轮胎
露出马脚,涌现草原——



追月
庄毅 摄

读海

□朱颜改

我常以跛脚姿态行走
不知如何读懂生活的宁静
就像你常常用语言激我
说我们阴霾的日子
超过晴朗的天空。
你不走向大海
惧怕肮脏的泥沙。
清晨,厚积的云未散
我赶去工作地方海边。
我已错过太阳
蛋黄似冉冉升起。
天边灰暗。太阳像巨鸟一般
扒开层层叠叠的云,万道金光
撒向辽阔无边的大海。
大海燃烧地沸腾开来。
在软弱时刻,大海超乎凄美之力
错误阴暗不可复制
而美丽的事物随时可见。

